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念菴文集卷十三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柄

謄錄監生臣徐如灝

念菴文集卷十三

明　羅洪先　撰

行狀

明故通議大夫總督南京糧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谷平李先生行狀

昔孔子没門弟子無所歸欲師有若當是時非頼曾子數言其事固未止也夫因言而止亦必因言而遷其於是非

之微固非斬然辨也明矣彼皆親炙聖人而終身其迷肖亦且七十不可謂不衆也而易惑猶若此況其遠者哉自孔門至宋儒得數人矣自宋以後其言愈明其實愈晦於極晦之餘有能得其立言之旨雖未計其所至淺深要之皆可追逸駕於諸子豈虛語哉夫學至不易矣而端緒之別又且什百而千萬於什百千萬之中歷世既遠幸一人焉有志者聞之其不切思審問求其傳述探其紀載固非情也今世之於宋儒宋儒之於孔門槩可見矣後之視今豈

異昔哉故谷平先生之行無問巨細洪先必究終始次第言之要亦有待其人焉謹按先生姓李氏諱中字子庸吉水谷平里人也李氏居谷平久而繁世為著姓宋有諱次魚者以道鳴南軒晦翁善之學者尊為復齋先生又幾世為先生高祖沂泳沂泳生復泰復泰生爾肅爾肅生崇道號坦翁是生先生先生貴自坦翁二世俱贈中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叅政配羅氏歐陽氏俱贈淑人先生生有異質不假訓習而穎悟絕人在繦褓歐陽

淑人撫之曰汝繼舅氏業予葢歐陽出文忠公後其父西原先生有道者也五六歲未識書解為聲偶數試之不能窮八歲讀書忘寢食大父嘆曰是兒必昌吾家然自高祖以下世敦行誼無厚貲會淑人亡東脩不常繼弘治壬子年十四始授尚書學舉子業明年從坦翁如郡城道出周文襄公墓下聞行事心慕之丁巳受學玉齋楊先生之門玉齋先生名珠里之諶溪人歐陽淑人母舅也其學自傳註遡濂洛能窮理道不茍榮勢貧老

瞽而無子横經授徒未嘗見戚容出其門者以解釋考據為名家然自謂所學不在是也晚得先生與語喜曰吾甥女固未亡乎盡以其學授之且謂曰吾言本之明道明道其醇者也而吾未嘗輕語人驗其資皆不足多也聖人與人何異亦為之而已矣子勉之夫財利者人所至欲而易以迷動意於此不可以語道吾嘗有言金用火試人用財試未有役於財而強於義者子勉之先生自是慨然有志聖賢之學戊午遊遂江為子弟師明

年冬坦翁攜如楚寓景陵景陵多師之辛酉訪大父寓舍如隨州是時大司馬李公士修初為州守見其文異之薦為州學增廣生明年議婚又明年年二十有六張淑人始來歸然猶不能市書一日見一峯先生集手錄歸嘆曰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始獨居遇大雪食且盡室無烟火誦書不輟忘其饑寒在身也比為州學生月廩矣復分以給鄉之寠人寠人異之聞於隨愈益敬憚先生故不假辭色即州守子弟來學意不合不能少留以

是行輩私語不名而指所居里稱爲白石先生正德丁
卯舉湖廣鄉試第一人甲戌賜進士出身髙等楊少師
一清爲吏部將舉臺諫數召試不往六月授刑部浙江
司主事是時武宗皇帝縱西僧出入禁内宦官用事居
中先生憂之上疏切諫疏有曰今日大權未收儲位未
建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
士氣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
罰日濫民財日殫軍政日敝天變於上地變於下此道

之不明不行陛下之心惑於異端故也其他指斥忌諱
辭氣激壯疏入武宗大怒人人危之先生槀坐飽食待
罪從容以當道捄解得免踰月忽出内降謫通衢驛丞
縉紳嗟曰先生辭言職矣僨以言去豈常情哉爭爲詩
歌之乙亥奉坦翁之通衢闢愛梅亭讀易其中戊寅病
移長樂學宫新建伯王公守仁鎮贛州檄先生與王公
思議軍事已卯三月至贛而宸濠方謀不軌時論煽摇
王公問計先生豫筴其敗引古爲證力賛其決變作王

公邀以助已平居不屑自敘語莫得聞濠既平返通衢
辛巳今上即位有詔敘復未行壬午擢廣東按察司僉
事八月監鄉試事多仰成部下有訴鄉貴人奪民田鄉
貴人方恃寵多畏憚之聞監司受訴求質語甚厲先生
不與辨無何竟還民田張都御史某鎮梧州家人自鄉
雜商販來為巡檢所詰張將罪之先生嘆曰逢人怒以
奪官爲用法爲不聽判張心銜之以他故上疏論劾為
朝中所理不行癸未春陞廣西布政司左叅議其夏陞

廣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先生憫俗學支離喪失真性凡教一本於身不事言語嘗曰聖書所載廸正道崇正學此吾職也又曰感于此應于彼不行而至自有以潛奪汙俗興起善心誠之不可揜固如此於是擇諸生聚處五經書院五日登堂講說敷悉自晨至暮不休人多嚮之甲申夏以繼母某氏憂歸諸生追送有泣下者丁亥起復補前職廣西人士聞者交賀己丑陞浙江布政司右叅政督糧儲除催科苛令辛卯夏陞廣東按察

使八月監鄉試九月監武舉十月以坦翁憂歸往先生官廣浙必奉坦翁行曲盡娛樂是年再強入廣不聽計至即日就途不復候謁同官以賻金至盡卻之乙未起復陞廣東右布政使巡按御史戴某用法峻刻欲罷南海番禺吏六十人先生驗無實面直戴戴不樂且曰是六十人者寧無枉法意耶先生面發赤曰法者治其太甚者也以意罪人何以採過且不聞有故入律耶徑趨出戴既慙怒會曹叅議卒于官都御史以婚故令賻千

金先生曰不能還鄉者法得賻曹也何待賻即賻豈必千金也竟賻以法同官請益不可都御史面語又不可而故事平大盜布政必具宴犒諸司藉以賂者數十百金先生舉宴不以賂都御史愈怒故拒宴嘗先生先生既無所謝而前宴金亦不復償於是與戴交誣坐不稱職當罷朝中顧諱都御史而直先生為疏解曰李某素著廉節復有才望第不能俯仰為衆所嫉應留用以責後效葢霍公渭厓筆也而時宰中復以先生無關說為

慢已竟謫四川布政司右叅政督糧儲始先生在廣東聞彈章欣然且歸咎同官書曰此事於余無損益但恐仕者以余為懲則薄俗日流于茍媚世道何賴獨此不忘情耳及是之蜀無悻悻狀丁酉至官數月乃具疏乞休人有問者復之曰士君子行止自有孔門家法不可茍焉自小也所謂家法吾心天理是也進退遲速莫非天理之流行叅以毫髮意氣不免為過高之病皆私也同官力沮乃止明年告之撫廵不允已亥明堂禮成得

推恩三世先生以為方切感恩未可言私其夏假入賀歸道陞浙江按察使未上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廵撫山東庚子春至歷下始謁學廟見車馬取道屏外先生瞿然曰是不可徒行耶命徹之曲阜三氏學生舊無廪建議增給曰使東土人知天子敬學庶其興乎是年大歉蝗蝻且起餓者流離道路先生會計郡縣不足取泰山祠金以待賑乃命流民捕蝗與穀與蝻穀倍蝗數又慮盜賊將熾下令曰官軍非郡縣得調緩急全恃民兵

今應募多白丁游食不識弓矢萬一何計其限郡縣募驍勇籍記練之河南關繼先黠盜也能散金帛得死力嘗被擒鉗鎖加三木守衛之其黨竟穴地入獄脫去不能得遂流刼燕趙韓魏間數十年無敢當者至是由燕入青先生部下設法擒之而燕之撫臣攘以為功先生不辨其他訟獄細務責成所司不欲侵職務存大體辛丑陞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往時運艘泊江轉搬既為市民所紿而官稽程期鮮不得罪先生乃令自水

門入庾次又檄監視者無先放衙無使庾人侵羨病諸役者人皆便之壬寅十月偶得瘓疾而是時先生為金御史所誣當調金御史者嘗按四川疏先生之賢于朝及是怨不德已而公卿中又多懷忌以故其誣得行是日晨起將出忽端坐而逝十一月九日也距生成化戊戌十月一日年止六十有五而張淑人先卒十有五年子男四人女一人長元生戊子舉人次紹生縣諸生女適縣諸生楊浩皆淑人出次寅生庚生俱縣諸生出側

室楊氏孫男五人長太學生曾次縣諸生春次兆華次兆宗兆龍孫女三人皆幼嘉靖癸卯十二月二十三日元生等奉柩葬桐江赤石潭某山遷張淑人合窆焉先生氣剛而豪貌莊重聲吐震厲對客終日危坐身不傾倚步趨如有循手容張拱望之嚴不可犯然意態安舒不甚求異言有可採雖田夫孺子皆得曲盡其情意有不存雖王公大人未嘗輒阿所好每默坐問荅注目傾聽隨言剖析億逆比昵之態不少藏蓄平生於物價低

昂事情微曖曾不經意至當大事決大疑聞大謗衆人牽係於利害得失喋而不敢發者灑然脫卸若江河百折東下而不可回葢其性成然也是以平生雖極窮苦而出納之間校量不形自入仕至按察副使十餘年俸入不足以供朝夕居憂嘗留門人飯貸米乏薪至爨浴器日暮矣竟不及飯而别起復見時宰無一帕以為質終其身官且顯而田廬居室敗壁腐椽雞塒豚苙不蔽風雨然竟不知支一木覆一瓦為子孫計其興致蕭曠

若處九層之臺俯萬有而享百珍也盎先生早年聞玉齋先生之言即以聖賢為必可至以學為必不可已渟涵操習之久失復困頓之頻於是性命一委於斯道而無一毫常情俗見參雜其中惟其不知不愠不見是而無悶故懲創履蹈必極其茂實信其可信闕其可疑故辨難往復必極其精研早悟髙明則以何思何慮為標準而未嘗冒古昔之訓以為門户晚循漸次則以知及仁守為難能而未嘗矯世人之弊以為高奇嘗述程子

之言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由是觀之先生之學雖受之王齋至其主張斯道以求仁為主本以閑邪為入手以直任天命流行無事安排而心中洞然四無畔岸為實際則其植立擴充涵磨究竟豈一朝夕之故哉雖其一時嫌忤萋斐横生而燕居閒言不一致辨家庭族黨或有不悦而出入接見曾不加損至於日侍左右不善觸機則又沉默渾淪畧無强聒此其積累之厚藴藉之深即謂之間世一遇猶未足

以喻其難也如是而覩其泯没不為撰述以傳于世而
待乎其人嗚呼將非自絶於先生哉洪先不肖自丙戌
歳與王龜年周子恭輩始趨門牆得聞緒論躬行不逮
實負儀刑尚冀來者可追期之末路而天不慭遺遽爾
痛割悲夫先生祭玉齋文曰斯文未墜先覺在兹竊圖
晚境以報夙知是在先生猶有未已者也况於門人小
子哉諸孤俾撰至行得效管窺不愧寡愚輒加詮次先
生晚年好易不尚語言諸所著述竟未筆札應酬感述

咸寓道機手澤所存謹各輯錄總為疏草二十有八日錄三百餘條書問三十有三詩與文一百六十有五藏諸其家并示來者

劉忠愍公死事狀

鄉人錦衣指揮彭德清往來王振門下頗用事諸公卿率趨謁而公獨不為禮彭銜之會公上疏彭欲假以相報乃激振曰劉某疏中權不下移之言暗指公也振既大怒而公疏中嘗言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

未幾編修董璘自陳願爲太常少卿振因誣公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爲璘地并逮下獄已而陰嗾錦衣衛使馬順以計殺公順是時掌衛事一日五更攜一小校推監門入公與董璘同卧小校前持公公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走前舉足踢倒因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處董從旁匿其血裙數日密歸公家家人始知公死乃以血裙爲櫬歸葬小校失其

姓名本盧氏人與耿公九疇為鄉隣耿素愛其年少俊美因與往來後久不至甚訝之一日見耿耿視其貌羸黄不類惜之曰得無有他疾乎何羸至是小校吐實且曰順先一夕密語某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懐以相隨迫於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為忠臣是某無故作逆天理事死有餘罪特來别公且謝誤愛耳因慟哭悔恨不自已未幾果卒耿與廣信僉都御史高公明嘗言之高語永豐鍾恭愍子知縣啟啟以語東廓先生而

洪先讀先行人如墉手記公下獄在正統八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而變作二十三日家人始得聞之又二日乃敢發喪當是時親朋無相吊者踰月而歸此事固祕莫得其詳公家諱祭自二十一日後連三舉蓋亦疑之不知實二十一日也先行人手記日載晴雨諸細碎此事甚大且經目擊其必審不謬且數往哭其家無所嫌畏土木之難甘心隕首豈朝夕之故哉始鍾公復與公同館相厚善封事實約與偕疏成為妻所窺泣勸

乃止明日公如其家鍾他往妻大罵曰汝自幹事何得累及他人乎公驚走且嘆曰鍾固誤及妻孥耶遂獨舉未數日鍾病死妻亟悔之每號輒曰早知若是曷與劉侍講公同死耶其子同年尚穉習聞之比長疑以相問母告故同懷忿恨常欲申父志比後諫易儲杖死入祀郡中忠節祠與公同日迎主且聯坐云

東川先生行狀

東川先生吉水鄉先生也先生居富溪東而行又甚高

閩士大夫間於是學者尊先生率稱東川先生先生姓羅氏名僑字維升生天順壬午十月二十六日幼有奇名六歲偶文句應聲成十二通文詞是時父通判君為南京太學生先生因學太學中閉戶誦習貌甚莊諸太學生見之呼為小先生長為邑弟子員有文聲是時弟子員拘制業咸有門戶牽綴試目窮年不得休息而南昌張東白公元貞以道術鳴先生往從之居半載盡得其説以歸自是授生徒輒以收放心為言於是行輩益

推先生乙夘舉鄉試明年試春官不第爲南京太學生祭酒劉震聞其名特禮之已未舉進士癸亥授廣東新會縣知縣新會廣東劇縣號難治先生治尚風化謂學者溺章句無本實而専内業者輒目爲異端於古人甚悖於是表陳白沙公言辭行事令學者誦法朔望坐學宫講論不輟諸所行罷多放故事之善者三年民安之已巳内召補大理評事是時閹人劉瑾擅王命用淫刑先生自念刑官無狀庚午歳早上封事其畧曰臣聞人

道理則陰陽和今旦夕齋戒而雨澤尚滯臣竊以為天心仁愛未已也夫先王視朝遊觀咸有常度故賢妃有雞鳴之警召奭陳卷阿之詩此敦穆穆之化也今陛下日昃不朝戲狎羣小殆非所以基大業矣宰相諫官者將以輔政通蔽者也今文法太深誅求太急盜賊白晝殺人流移載道元氣竭矣而宰執諫臣噤不為語安得不致壅蔽為大患哉是以黥劓之刑上於大夫竄戍之罪加之耆舊如劉大夏忠藎置之行伍潘蕃譎遠幾無

生還陛下置而不問是豈勸大臣之道歟先朝律例裁酌古今咸足以禁奸而懲罪今往往比附深巧隱中善人竊臣之所不忍也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戸今日防患如護巢然防不密則巢傾天下固大器也愛惜預防可不如鳥乎當是時瑾肆虐立威道路以目無敢言時政者先生疏上瑾意疏語隱約咸有所指將處之極刑大學士李東陽力解得免官歸其年秋瑾敗於是御史凌相上疏謂評事羅僑燭事幾之未露

遏氣焰於方張君子之所難也宜大用以勸忠直明年復大理評事病作復告歸又明年喪母與伯兄獨居者三年己卯宸濠反都御史王守仁起兵吉安討之聘先生居守吉水濠既擒王奏功疏先生名而前後臺諫亦交薦辛巳今上即位有召旨先生感激就道數日檄至陞台州府知府先生自辛未病告家居十餘年蔬食讀書於公府無所干謁及治台摧奸惠良興學禮士愷悌宜民民訟㖃㖃語利害多解去歲時循行阡陌舉冠婚

喪祭禮教民布衣張尺賢而貧延之上坐訪民間何所疾苦尺具以所聞對乃為尺置僮僕給侍於是台人因多感悟戍衛食倚各郡餉前守漁其中即溢取啇出之入覲治裝咸苦民先生首除羨餉而覲行自給無他與於是吏部上天下守令殿最以先生治行第一賜襲衣牢醴旌異之癸未二月巡撫延綏都御史姚鎮奏云人君之道莫大於納諫人臣之道莫大於進諫諫固難也而勢尤難者則獨處雷霆之下與首擊豺狼之横者耳

臣聞武皇臨御八黨擅權皆逆臣劉瑾為之魁也故尚書韓文伏闕倡言旋遭斥逐其後敢有嬰其禍鋒者乎而給事中劉茝復言之已而評事羅僑繼言之已而竟不復聞是所謂獨處雷霆之下與首擊豺狼之横者也今遇聖明首宜獎擢以風天下顧茝知長沙僑知台州皆常調也夫以懷忠盡節之士而待以常調人將何勸臣伏悲之四月擢廣東布政司左叅政台人呼號留之不得強脫靴去而郡縣咸為立去思碑甲申先生至廣

東分守嶺西道是時西山諸賊猖獗先生設擒捕法竟多歛避八月以故事當引年即上疏乞骸棄官歸總制都御史張嶺巡按御史熊蘭奏畧曰左叅政羅僑學靡詞章志趨道義劾權奸而直氣不挫遭擯棄而貞節益堅誠未可遽聽其去也先生乃復上疏詞旨哀懇而吏部移檄以先生忠貞在朝廷循良在郡省且引年乞休於故事未協使者促行甚急先生不得已復至韶州固以疾辭於是總制都御史盛應期疏其事竟得請云先

生既歸杜門謝客日對書史著潛心錄探索理道謂學須寡欲則心中無事平生自處甚儉食無兼味家無竒玩賔客至具常食無所計量事伯兄終身怡怡歲穫贏分給諸族時聚謁誨以孝友故終先生之世家人鮮有違教令者先生早年以學自命故諸制行必謹規矩為新會厓山在治境感宋死事諸臣歲泛海祠焉在台建忠節祠祠方孝孺置祀田若干壬午東廓鄒子講學青原山中時與往來議論而洪先居喪不廢業先生以為

不應古禮責以書曰講學之功尊德性之資未為無補也何獨嫌於喪次乎愚以為取益於友不若取益於心取益於天子何不自信而過遜哉恐索予者當於牝牡驪黄外矣是時先生方病瘵書皆口授而據禮嚴振無少讓九月五日對客理前語端坐卒矣嗚呼儒者之學至近世門户各異先生獨遠探玄覽古昔是尚雖宗旨異同砥礪踈密未敢溢詞然自壯至老凝然樹竒履坦不雜浮鄙其可不謂志士哉吉水民俗朴而士負氣故

多偉人自先生所及見張澈以諫留大臣謫死劉觀好學棄官貧居衣道守法暴死嶺南劉恒令上邑家無帛錢先生行事視此四人者頗相類豈亦地使然哉語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先人與先生同舉進士皆以行誼相高洪先以故得幸侍側時受成訓悉聞諸懿恐盛美不傳後世何述於是敘先生操向列其行事俾風流遠遺尚有興者先生子二孫男一孫女四長子卿谷坪李宜人出次子宰側室濟寧于氏出卿子忞縣諸生先

生上世曰必先宋季由廬陵大安家湖南再徙吉水富溪曾祖支順富而好士祖聲振精易學負時名屢聘不就父穎世其學後為太平府通判有惠政壬午先生以恩澤請於是敕贈穎承德郎職如故妣袁氏配李氏俱贈安人而先生墓在所居南半里

念菴文集卷十四

明 羅洪先 撰

墓表

明故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東潭

蕭公墓表

是為福建左布政東潭蕭公之墓在墨潭將軍山先墓之原其系出螺陂宋侍郎定基之族侍郎政事得荆公之文

而益傳後數百年而有公其敭歷中外與侍郎正相等而政事所施有古良吏所未嘗者即無荆公墓上之石其可虛乎自公起進士為南京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三年進山西司署員外郎未幾即真為奉直大夫轉郎中以薦出為岳州知府失上官意調瓊州歷廣西按察副使右江兵備廣東布政使司右參政按察使福建右布政使尋轉左三年上疏乞骸骨遂致仕近世郎署被薦即不補郡守郡守惟瓊州多不遷而又以他調來者必不得藩臬為藩長積

資二十七年無有訾議即當次九卿又孰肯自致其仕以去觀公進退若此其政事大畧見矣在刑部時以持法律忤近貴有聲故閹佛保謫死挾禁物貿無所屬而火者徐美發其狀大閹高隆者恩沒入之公得狀密逮者逮美以貿物至封識于官高聞之怒使人來曰若為郎中侵司禮監職事何也速返我不者我且論奏若不顧官爵耶公不應高言之尚書尚書直郎中高益不勝忿上疏誣公待理久之不得白會考京察朝官高復

以浮言中傷賴尚書力救乃免又歲餘適尚書改北京都御史始上章白其寃而公以無事當是時使公爲模稜語即不及禍或畏禍見幾微亦不爲尚書所庇尚書者嘉魚李公承勛蓋名人也公既爲李所知又數數言之于朝顧得岳州以行岳當孔道困于供張公至一切罷損而日砣砣民事常德㴱逸盜十二人藏華容屬公蹤跡既置獄未及訊而十二人者干鄉貴飲公求貸公不知也或洩于公公笑而不答明日出十二人于庭曉

之曰汝怖死求貸于某乎使汝實為盜吾豈以一飲廢法使汝實不為盜吾亦不以一飲自慊故有出入汝慎無受誣也已而迄無左驗列其狀上下盡釋之公治獄用情不以喜怒輕重手無深文徼名大抵皆此類也公為岳州勤苦矣而巡撫都御史者以私怨銜公索垢不得則第以為儒緩不宜于岳改知瓊州至瓊值黎佛二之變往歲瓊人利黎田而懼其逼聚兵護耕歲四更番卒五百人兵寄溪峒半疫死而黎數出攻刼莫制至是

佛二殺官吏虜村堡勢張甚督府欲以大兵蹙之公曰虜係未歸而急之是促其死也吾且覘之兵而攜其黨庶可圖乎乃遣人招降十八村至則厚其餼勞善諭之察其尤雄桀者倍與衣物寄心腹語令歸所虜生口別授方畧密擒佛二以自效佛二素雄桀手挽彊三百觔人莫敢近降者既受戒慮賊逸無以解口乃陰導官兵設伏諸隘而身紿佛二以走俟稍倦分負其刀弩諸械嗾走隘至則伏發因成擒佛二既得以大兵綴之諸酋

恐奉約束輸稅者四百餘戶歲省防兵二千計活疫死者幾百人永淳令激淥里賊為變且薄賓州公在右江以兵請于督府不聽因自計曰此斷之我者也既諜其虛實出没而是時思恩土兵適罷古田之役遂檄以從更摘他兵佐之據險深索殲潘公廣韋公抱等一百七十有奇俘老幼六百籍所捕獲給軍餉而出其羨以報督府督府口雖壯之實嫌其異已不以捷聞公在瓊擒佛二無所叙至是復見沮抑一不為意且欲乘勝以兵

臨八寨招藍昇降八寨本南丹屯地為猺所據朝廷分隸土酋羈縻之然恃險遠數出為患至是藍昇聞滐里之捷自懼禍及因請内附當事持勦撫守三說不能決公上議以為受其降而襲之兵威黷而疑衆信其降而忘為備法弛而貽侮先以撫守二説俟有他變徐制其後可也於是納其請以屬思恩密建屯砦遣官列戍梗其出入而右江漸以無事陽明王公田州之役既降府為州慮岑猛嫡孫芝幼不可立立其季子邦相為判官

頭目盧蘇爲土巡檢統其衆邦相忌芝爲後患而蘇素驍悍利立幼且樹黨思兩除之蘇覺嗾芝母擕孤走軍門爭立而自與邦相相拒既殺邦相迎立芝諸土酋與猛庶子邦佐秉釁搆亂朝議令土酋自相擒治而督府先有所入隂爲蘇掩罪蘇益横嘗以兵衞六千人聲言見巡按賔州營城下御史引病不出諸司倉猝噤口公曰蘇罪人也何敢爾遣千戸持符逮蘇蘇懼退營十五里因首隨符來公辭色俱厲宣朝廷威令令自計蘇益

恐怖請輸逋賦斬首虜自贖至叩首丐死久乃許之因勦獄辭列罪狀停各酋官職為請命于朝督府不能奪是時議者以猺獞難制欲割隷土酋以其積威可刼又自保分地無外望可恃為安公執不可且謂之曰朝廷以流官制猺非不知其勢輕也亦欲用夏變夷不忍化為異類也今八寨固屬土酋未嘗不叛而田州用兵富貴安保吾豈不能斥疆土而顧以藉寇兵乎議者始詘先是岑璿以恩恩叛朝廷既誅璿更置守而璿之餘孽

金者潛他境至是諸故酋挾以邀我擁衆二千人南寧城下沈叅將希儀慮為變召以好語欵之俾來見公公令候于賓州而密語沈曰金在則無思恩無思恩則廣右必危此不可不除也且其腹心楊留在賓州為募兵已往附金金來而留應之是尚有賓州乎今日之事在我與公公贍智而達變吾所不逮惟所命無避也沈知無他腸乃與公計欲徐徐以他故散遣金衆而後圖之公至賓州犒金牛五軛軛載酒五十罌就給之金大喜

沈紿之曰汝欲得官胡不納我與兵備公金乎金訴賃則納帖子為證沈復謂曰如兵備公何金曰聞兵備公素不受錢小人不敢沈欲堅其意則以目瞬之曰第以帖子來沈納于公公笑而密焚之亦更以好語時時欵金間出漫語相調金既仗公不疑會御史廵柳沈與公說金相隨而沈卒擒金于柳即又以殺金為留功而謬賞以張之留愧見紿又恐為諸故酋所圍旋憂病死此事載唐荆川所為沈紫江戰功序中序中功多歸沈故

公語不盡載然非公沈故不能獨任也公嘗以兩事忤
督府似少懟其與沈圖金機發圜轉意授聲應又若甚
敏捷者是豈儒緩者耶爲廣閩藩臬議加賦決疑獄所
執者尤衆公平生喜誦胡文定教子書故其爲人一主
於恂謹篤茂輿服寢食兢兢如寒素而當官行法不敢
失尺寸以狥人至論人必取其長而諱其所短少時爲
里中惡少所凌幾不免比貴以衆人遇之無所修怨兒
子輩聞其事間以探公絕口不言爲誰氏也公年六十

有七素無疾卒之日殊整暇三子輅為縣諸生軾登進士令仁和轍舉鄉試皆能世其家學蕭氏在螺陂以進士起者先後相望而位登大僚至公纔兩人侍郎以政事受知仁宗而公為布政司輒引年不盡其用意者有所待歟墓去螺陂四十里而近公之處家雖細行鄉人莫不知之至其政事有士大夫不盡聞者故書其槩鐫之石俾將來者得踵承焉

贈奉直大夫磁州知州翠亭劉君墓表

嘉靖丙辰磁州守劉君峻以治行滿考聞於上得推恩贈其父翠亭翁一春為奉直大夫河南彰德府磁州知州如其官葢既卒之六年其葬在神潭密溪橋石角嶺有志而無碑明年丁巳余為子世光求婚於翁次子前進士太平推官峴於是閒翁行事又三年推官以大夫墓制未碑於典為缺令季弟舉人峴來請文翁行事既足傳三君又賢且貴而余幸為婚友是命也葢樂承之焉敢辭翁之先本汴人自宋太常卿琰從隆佑太后南

遷留家萬安之長仙遂爲萬安人高祖孟淵贈大理評
事徙今城東街夏曾祖曦雲南按察司僉事祖公頼父
景暘嘗隨按察如雲南倜儻好施不屑居積貲稍餘稱
心而盡晚喜播植號樂耕樂耕娶於溫生翁三歲而病
病亟托翁外氏曰善視兒兒必貴八年祖母謝恭人思
而還之巳斬斬如成人於是十一歲矣萬安俗視諸縣
稍靡而在城巨族爲甚翁自少特立踈衣糲食處衆中
一無所動其意若恥以俗終者是時食指頗衆歳不給

則修樂耕之業躬視錢鎛蓆蓑豬澙咸識程期早作暮休比於農舍歲更月積歛發新陳辨物授時漸致饒裕則又居贏待急畧不自惜其在身口毫髮無加增也正德庚午流賊焚掠城邑質人妻女迫索金幣勢危計迫骨肉畏禍竄避不相捄翁獨囊金遣人代贖無問疏戚日數發不止於是得全為多事平不欲掛齒而宗祠既燬即出貲倡衆修復之祭謁必時非大故未甞不先衆祖塋被侵世遠矣力訴於官必白乃已翁之為此非以

不足而儉於已也意所不㑭則安之不自知其為儉也非以有餘而豪於人也心所不忍則捐之不自知其為豪也其後家益起年益向高則構堂塾延師友以處三子督其課如其督農而推之族之子弟如三子左右圖史旁植花卉四時翠色常若林深將以娛師友而忘其歸然不必其皆師友也苟以善言益子弟雖至鄙者必酌之酒不能辭亦不必其皆子弟也有能就已愛善雖至賤者必為之容不敢抑比三子之並舉也不以其交

遊先生長者之側而懈其督之之心三子於其既舉也亦不敢被纖華盛輿馬選僮奴以負翁之教鄉人得入翠庭見主人古貌布袍初終一日然後乃知其平生肫肫者天性然也非故欲與俗異也夫震起於剝質先於文長厚恍恂安常足分而不易乎其外者所以啟大受之來而集無疆之慶也三君功名日顯發聞於時固翁之遺矣然隱行積勤鬱而不著先世業者靡所纘述其為缺失獨碑也哉翁嘗訓州守有曰愛民如子守已如

女嗚呼登高原仰豐碑三復斯言必有感於朝廷褒寵作勸之果不謬而翁之所以為必貴也翁壽七十有八配胡氏封太安人别有墓孫男八人某某孫女二人長適某某而世光婚其次其生卒之年月内外之戚屬皆詳誌中不更書

明故登仕郎翰林院待詔湖涯貢君墓表

自古磊落奇崛之士懷孤憤惜休明垂老而不肯休者豈值赴日月之光羨膏澤之潤哉亦其中有所負而不

忍棄與其時有所值而不易得葢悲河清之難俟恥覆簣之無成固亦不容自已云爾憶在嘉靖癸巳余再職史官聞諸館閣嘖嘖稱宣城貢君之才而未詳其為人其後歸田識君之子安國銳然有志於道遂與定交久之以貢授永豐縣學訓導數得朝夕於是聞君平生大節為之慨然悲焉方君始為邑諸生年纔十四五業舉子課試耳每閉戶累黍于管定黄鍾候冬至氣沉思其損益數務與宋儒之議相當助祭孔廟禮成仰而嘆曰

大丈夫不以孔孟為法即隆貴豈足多哉而是時海內人士有傳白沙先生之學者競目為禪獨君欣然願從之遊聞于督學林公心奇之乃令師南陽王文莊公鴻儒京口丁補齋公某二公皆當世博雅君子有行業者也君至門聽其言遂潛心宋儒格物之説於是參訂三禮為之註釋至攷證古今治亂之由推而極於陰陽進退之變靡不通究而尤長于易正德癸酉舉應天鄉試屢上春官不第則一致其餘力於禮書思益邃而辭益

古期以獻之朝廷布之天下不徒充簡冊而已會今上
修明禮樂釐正郊廟百神之祀自以為百世一時之竒
遘也集其平生所論著者將上之而禮官方聘天下儒
生通知古雅者撰修祀儀成典於是名在選中書成蒙
賜金帛如例是年乙未莊静皇后喪議者謂當絶服君
未應聘獨以衰絰出入京師中又明年丁酉以輔臣薦
除翰林待詔待詔久不備員嘗以待竒士之淹滯者且
因撰書之役乃簡選補君一日起自剡薦人莫不以為

榮明年預史館校録諸經史給大官酒饌君既感激知遇乃益發憤將以表見所學上復古治策十五事其言滿三萬七千有餘戊戌冬章聖慈壽皇太后喪咸遵以日易月之制君復請三年喪以風天下疏兩上俱留中聞者莫不韙之己亥二月今上南廵立皇太子君乃輯古昔教養太子法為書三卷名曰保傅補病作不果上君在翰林纔二載所言屢上不一采用欲棄去於是告病者三致仕者一輔臣惜其才強留之竟卒于官年止

六十有四其所志雖不酬然其平生畧可睹矣君之先
多文學忠義之士世遠弗載而元集賢直學士奎禮部
尚書師泰爲最顯國朝車駕郎中時之時之生乾乾生
順順生鏞鏞生君自乾以下皆以儒業相傳鏞之學宗
伊川程氏而不用於世卒謚文貞君爲人丰神俊逸坦
無他腸自少穎敏常恐辱其先人文貞病自刲股和藥
以進病立愈其後執喪甚嚴倚廬者三年與兄弟居誓
無分異既不得遂田産任所推與弗問至鬻田市書日

夕誦讀不知計筭作業家耗落泊如也久之博極羣書含腴咀華詩文取法漢魏先秦而用意尤深于禮所著有三禮纂注三大禮賦南陽畧保傳補諸書而詩文則有和齋集湖涯二稿倚掤子燕市吹劍集杜機于瀛海集市鼎腊餗湖涯劍吷集籟野集其亦可謂博矣嗚呼是豈能隱忍乾没於聖明之世而甘與瑣瑣者為儕伍哉夫聖學不明士無歸命雄偉傑特不欲以俗終者其人既鮮幸而有之乃復遭值阨塞坐坎壈以賫志如君

之類是也雖然其志誠不酬矣然其言幸且上聞而君之子又將竟其所未至不猶足以自解乎於是既為之悲而復以慰言書之墓上之石無亦使其鬱鬱於地下也君三子訓導居長四夷館譯字生持國次之昌國又次之女二閨貞適建平監生姚彪親貞適同邑給事中孫濬孫男克明孫女某其生卒配氏在志銘者不復表

鷟溪彭君墓表

習俗之移人豈不甚微而師友之功可少乎哉昔武皇

帝朝尚武功喜單絞之服鉦鐃之音且詔天下富人皆得入粟拜爵爵自列校至將軍騎尉鶡冠虎服殆滿郡國士大夫欲抹之而不能也則競賦詩飲酒以文雅自表異而盧陵鸑溪彭君席乃考樂堯之豐貲婚相國莊靖之華閥自其少小好奇偉不羈之行思男子不能以文墨取榮顯便當乘時累貲異日有少緩急得效尺寸於窮邊遠夷其亦可以瞑目也於是起布衣奉詔為吉安守禦千戶而又懼不齒於士大夫猶未足以傾動遠

邇而極其志意之所得也則又學為近體詩與館閣山林諸賢往復上下其議論若徐南峯鄒東廓輩莫不折節下之與為婚姻行輩交當是時君之轉眄投足軒如也武皇帝末年陽明王先生督兵虔州首以理學授士人虔吉之間豪傑響應君雖不能頓棄夙好私心固不能無羨慕以為古今詩歌之上又有所謂理學者誠足以取重於人也然業與東廓為友氣槩勍勍不相下歲時問訊不失舊歡而已又十七年為嘉靖甲午東廓大

會士友於青原君嘗以故交來東廓素善解譬懇致悃
欵告志意漸已消奪而語之所指一一潛中其肺腑又
若盡爲已設者乃内愧發汗沾衣前席跽曰今而後知
淪之所以自貴也強納弟子禮于東廓而歸取昔之
衣冠輿馬盡屏之宴飲賓祭一以深衣從事躡敝食糲
寒畯殆不若也君年已五十餘長東廓且八歲而鬚髮
又早白自是每會必至至則先諸弟子請益拜起執禮
視諸弟子恭甚旁觀者多指目之東廓亦引席相就君

退然如忘也夫此一彭君也由前觀之車從赫奕吹彈喧遝鄉人之所侈大也由後觀之寒暑稟業山水忘疲鄉人之所鄙笑也而君子者一或訾之一或與之君何所見而不惑於鄉人哉雖然彼侈太而鄙笑者暫也其既也即鄉人亦未嘗不陋前之為貪得而服其後之為善變也夫昔之不免見陋於鄉人而今乃得見與於君子人性豈有殊哉顧所習與導之者何如耳余識君二十年之前而相信於十年之後見其以將衰之年而欲捐

其厭棄之事以內疚之悔而求償於樂易之心故幾希之辯吾未知其如何至其知善之必可為者固不以小利而移也瞬息之間吾未知其如何至其知過之必當改者固不以顯露而文也其將病也訪余石蓮洞再宿不能去已而訪彭石屋訪東廓疑若預為永訣者葢既歸而即病始病自治後事棺殮贈遺條序井井病亟聚家之長幼拱手告終神氣不亂余隨東廓視窆在其里之北岸下莊之山與妻陳同穴東廓既述世次名字年

齒予女以志而余復書其墓上之石如此於乎君今乃可以瞑目矣後之溺於習俗而求援於師友者誰乎求諸師與友矣憣然今昔之有間者誰乎於乎

陂頭靜樂高君合葬墓表

同江東下十里而遥爲陂頭陂頭原上扆岡帶溪喬木森蔚室廬蟠其中世爲高氏高本居仙毋家自居仙徙馬田至是若干世未貴顯而席據饒貲沃産往往稱雄里中若靜樂翁又其傑出者也始翁數歲頭角嶄嶄露

才智父奇之而其家亦稍沃饒無何父卒翁年纔十有六與母朱獨居而弟秀猶在髫齔懐私者不無側睨翁逆其故當室矻矻勞勩無遴軀力慎行見者歛手既長器宇魁碩益務跌宕軒豁之行豪奥傾一時然能區别取予緩急執其大要不能錙銖纎細自益居常晨興督率田畒菑畬易犍犉畜牧旱潦瀦坊蒔刈早晚川沼魚梁圃畦蔬果機杼績絍具有法戒月息歲課百用漸贏異時樵蘇苦之求之遠境翁與族人約種松彌野嚴爲禁

厲曾不數年道餘薪楚性故喜客每賓戚往來宛欵夷猶縶馬投轄肴核酒醑魚鶩豚𩠐肥腯充牣一不外取而足然土木之工嵗亦不輟門垣廡寢去故更新咸秩以辨如是者累二十餘年而田廬校之初時不啻再倍已而室燬于盜弟病且卒遺孩穉泒形墨露栖啼號咨怨翁嘅然曰此不足為損也召匠營晝不數月復舊觀又十七年而堂構塗墍視昔加壯稱其志意自翁當室與弟同爨弟嫡母鄧出也化居積蹛盡主於翁翁配陳

孺人卒食口繁或請析産翁曰不可孤姪未盡婚也當是時田廬便利者既多歸翁其後析産均為二而一子弟畧不自專或問之曰不如是彼此出入弗相屬也以是終翁身家庭内外無間言翁既辛勤治生尤以理道飭子弟每夜舉酒相聚為語祖父締造之艱鄉里盛衰之跡世變升沉之故俾知覺觀以自植嘗曰吾待以光大門戶徒爾温飽是豈所願於汝輩哉翁次三子巴州君自少刻厲向學别延師友資翼之其于師友貌恭辭

懇禮際周給終始恐後顧其心朓朓猶若有未盡者而於巴州君尤極力相導不令摧沮試有司歸無問久近必為飲食聚族慰勞噴之不第則又應詔入粟上太學曰吾聞太學天下賢士所聚汝其勉之又即成就巴州君者以待鄉族子弟分餘給乏愈久靡倦後翁卒七年而巴州君竟以春秋舉順天鄉試徧歷州縣於是陂頭日貴顯矣翁之意以為吾慕趺宕軒豁之行而力不逮使昆季瘠薄子弟罔所庇賴而内多顧繫即懇懇訓指

孰為聽之其區别取予緩急如此固非徒以沃饒稱雄里中已也翁名某字某生成化癸巳卒嘉靖甲午得年六十有二陳孺人下白沙定寛長女柔順慈厚而逹于事獻饋齎貸不詔而集翁嘗嫉惡過嚴陳間解譬多所抑損子女有拂意者累日不見見亦不輕荅語以是翁能成其教其視姑若母視姒若娣少至長一日也卒先翁十年為乙酉其生先翁一年為壬辰合祔本里桐木蠏形祖塋桐木之塋自馬田祖十七世隆譽十九世東

可始至二十世仲璋遷陂頭又二三傳為政文為夢育皆以昭穆塋而翁孺人附其側馬田之遷在十二世孟良而居仙始祖則為公矩翁四子璃環琭瑜琭即巴州瑜未婚而夭一女適某孫男幾人孫女幾人巴州為五河九年以治行擢異守名邦將行詣門請曰吾無以報先君得公一言甚幸今制為州縣滿考有治行得貤封父母巴州君官五品階大夫又能以經義飾吏事自足顯親奚待余言而請不已則為表曰古者聖王御世民

有恒產黨庠術序賔興賢能此無關于下之人也後世民自為養其傑出者始以貲畜稱雄然逐末遺本多蔑禮教太史公傳貨殖大抵豪爽競勢日近侈僭而翁振舊孤危躬持友睦閑家尊儒竟收其效鄉之不懈於力其計慮豈不深遠哉使盡才智於力之可能其建措宜未可一二計而彼錙銖得失叢骨肉怨誹徒貽大戒來者聞翁行事亦可感矣他日道出墓下有低徊而不能去者得無起過庭鼓篋之思乎

念菴文集卷十四